讓我來說給你聽吧！

這車子好輕呀！因爲它載著
一顆顆飛揚的心。
這車子好重呀！因爲它懷抱
著年輕無盡的理想。

張明惠

車緩緩駛出校門口——爲了這一刻，我已期待許久，那份躍躍欲試的心情循著興奮的脈動，順著奔騰的血流向心海、腦海；向每一個角落宣告：「揮別吧！和三日的集訓、山下的生活說再見。帶著你所描繪的藍圖和一顆年輕、飛揚的心去認識大自然的山、水以及另一群造物主的子民——我們的同胞。」

一路青山、一路雲靄，心情在不知不覺中染上濃烈的色彩。除了藍天白雲的爽朗外，也添上如青山複雜的感懷——不是活潑的翠綠，而是沈穩中帶一絲絲憂慮的墨綠。至於那斑駁處處的黃土，正如心中那份不知說予誰聽的微妙情境。對未知的路，我們是認眞的、執著的；卻也是惶恐的。迎著薰風，浸潤在歡愉的談笑中，大夥兒不知不覺地閉上眼睛，睡吧！親愛的夥伴，路還遠著呢！

> 在七月的豔陽下，早已嗅不到當年的悲壯戰爭。故事，總是愈來愈古老；而我們的故事卻剛要開始。

霧社，一個在課本中代表「忠烈」的地名，久聞其名，未臨其境。今天算是第一次造訪吧！在七月的豔陽下，早已嗅不到當年的悲壯戰事。故事，總是愈來愈古老；而我們的故事卻剛要開始。

喜歡山和陽光、草香和暖風相會的地方。兩旁的商店擺著琳瑯滿目的貨品——蜜餞、山產、水果……。雖然沒有堂皇、繽紛的裝飾，卻在一種與自然極爲相稱的純樸中，讓人清楚霧社有那些農產、珍品……前方的吆喝聲打斷了紛亂的思緒。原來夥伴們正呼朋引伴往冰店進攻呢！快些跟上他們的脚步吧！據說下回再見到冰店起碼是一個星期後囉！「這家的冰很好吃，去年我們就是來這兒吃的。」「那家很便宜，東西又多，我們去試試。」學姊們各有各的目標。看著她們亮麗的神采，彷彿過去的記憶又在他們腦海中鮮活起來。聽他們妳一言我一話的聊著，記憶是情感最佳的催化劑吧！那充滿往事的晶亮眼神讓人忍不住想起書中一句最貼切的形容——我們是艱苦有份呀！

> 隨著車行搖晃。有人沈浸在回憶裏，有人貪婪的俯看車外幽緻的景色。會不會……會不會也有人想起媽媽口中的搖籃曲呢？

休息是爲走更遠的路，是該再出發的時候了，霧社到合作的路可是有名的崎嶇，卻也是「前輩」最難忘的一段經歷。摸摸口袋裡的酸梅，雖然表面上輕鬆、愉快心裡可是緊張得很。再瞧瞧那輛用帆布裹得只剩一小行通風口的「碰碰車」。唉！不得不承認找兩、三個塑膠袋已經成爲當前第一要務啦！半逼半就爬上這輛大夥討論許久的大卡車。當然，平常它究竟是作何用處大家最感興趣的話題——「大概是運高麗菜吧！」「其實載豬也不錯吔！」「是嗎？各位"小豬"請快就位囉！」在柔軟的寢具，成箱的器材間替自己找一個臨時的窩眞是有趣。在這涼風無法恣意進入的車廂中，歡樂的氣氛也是無處可逃竄地。上路了，車子左搖右晃奏的是中快板的旋律。想像力隨著節奏輕快地踏著舞步——一群騷人墨客因緣相遇，正相偕乘著馬車遊賞名山勝景呢。或者，只是一支結束了表演的戲班正趕往另一個村落的路上。班主就在前頭和司機坐在一塊兒，後面就由當家小生（隊長）照顧了。說穿了這根本就是小甜甜被迫到墨西哥工作的途中嘛！我們各因不同的理由和小甜甜搭上同一輛馬車，可憐的小甜甜還坐在車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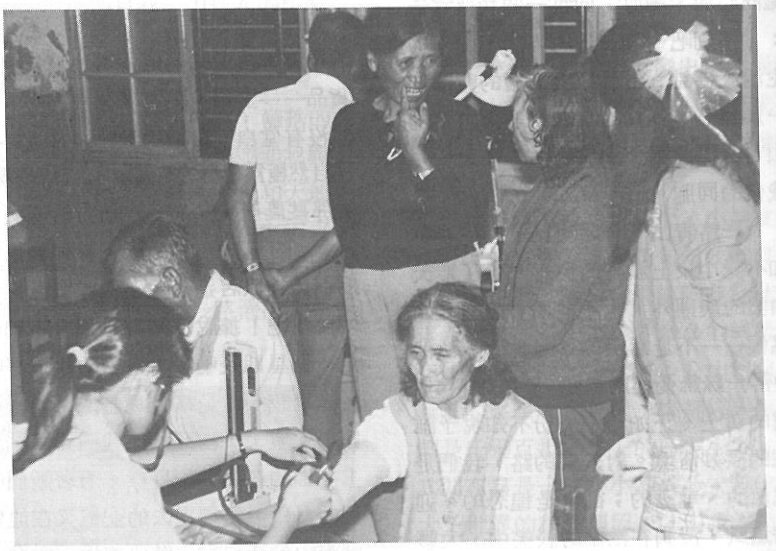
山地醫療服務隊

旁呢！想起那可惡的來根夫人不禁狠狠咬緊牙。這一用力，讓四處遊盪的心思也回了家，看看親愛的夥伴們，有人睡着啦，有人仍隨著車行的節奏搖擺著，談呀、笑呀悠遊自在。也許，眞是太敏感了。誰小的時候沒睡過搖籃呢？想當日情景不正與此刻有異曲同工之妙嗎？嘿！這下安心多了，酸梅留給擺門陣的人解渴吧！區區在下不才小女子我睡將起來囉！

深深吸吮山風賜予的靈氣，
隨著體脈循環已久的熱氣終
於獲得解脫。這好風、好水
教人直有份想工作的傻勁。

終於遠遠的離開了塵世。帶著一份既雀躍又羞澀的心情踏上這片夢想已久的土地。孩子們好奇、害羞的躲在一旁瞅著我們瞧。一雙清亮的眼睛、兩頰斐紅。和想像中的清瘦完全不同。他們是結實、好動的「山林驕子」。對天對地、向山向雲禮貌地打聲招呼。深深吸吮山風賜予的靈氣。隨著體脈循環已久的熱氣終於獲得解脫。這好風、好水教人直有份工作的傻勁兒。將器材卸下整頓好，也把心思整理出個秩序來。

天色漸漸暗了。夕陽留下眼角最後的顧盼，將魅力集中在前方的霞光中。這番天成美景讓你不得不對大自然更增一份敬重。熱騰騰的晚餐爲工作揭開了序幕。大夥兒嘴裏嚼著一樣的味道，至於心裏的滋味可就不一定囉！有人是初生之犢有人呢則是識途老馬，隨著時間滴答工作站的燈先先後後亮了起來。公衛組忙著在候診室貼宣傳海報，義診處更是忙得不可開交，除了看病的患者外，還有更多的鄉親是來找人談天或找去年上過山的「老朋友」的。一波波人潮裡，"尋親訪友"的人數遠超過眞正看病的。雖然你努力使盡所有的溫柔，但那驚燕般柔和的聲調仍會不自住的慢慢、慢慢提高，因爲這兒實在太熱鬧了。孩子們也不甘勢弱地在另一個教室擺開排場，他們的節目是「貓捉老鼠」。女孩子在教室門口做「篩檢」的工作，所有的小男生都被拒於門外。女孩兒們說：「老師，不要給他們進來，他們最愛鬧了。」男孩們在門外保證：「那有！老師我們不會搗亂，讓我們玩好不好？」試著打一個求情、訊問的眼神給女孩。她們答應了讓口中的「臭男生」加入遊戲的行列，大家圍個圈盡情的唱歌，讓貓和老鼠去忙，你只管扯開嗓門子大喊，不管是八歲、十八歲或是八十歲，只要在遊戲中沒有人會笑你的。孩子們重覆唱著幾首詩歌，教會已明顯成爲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。造物主除了得到他們表面的敬畏外，更得到他們心中的景仰。



關上最後一盞義診室的燈，心中滿是暖暖的感覺。好像擺麵攤的老伯在深夜裡循著微弱的街燈蹣跚的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全心的滿足和一絲掩不住的疲憊。爲了家，他是甘願的；爲了自我的期許，我們是樂意的。雖然周公多次邀約，大夥還是遵守「江湖道義」回到營本部開會。夜愈來愈深，



山地醫療服務隊

氣氛也愈來愈沈悶。突然，猛烈的撞擊聲驚醒了半睡眠狀態的夥伴。會不會是她？那傍晚時在廚房旁洗澡的婦人。那個晚餐時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！驚愕中她已坐在吉晃身旁了。依然是一副裝迷糊、存心搗蛋的樣子。在沈寂的夜裡她的聲音顯得如此突兀、怕人。想起村民說她曾拿菜刀追人，敲破村長家玻璃和攻擊別人的前例，心裡不禁一陣緊過一陣，再憶起晚餐後赤裸上身的她和那個拿著空寶特瓶痛打她的老人，不爭氣的心又有一種想哭的感覺。除了恐懼還有一份憐惜和無奈。尊嚴、羞恥在這場悲劇中似乎並不存在任何價值，甚至我想不論是否了解事情的原由。對一個過客而言，也只是無力的喟歎和一個留在記憶的波瀾。聽說她已經爲人妻、爲人母了。那可憐的孩子怎麼辦呢？原以爲安樂、自足和農家的恬適是這兒的全部。悲劇早已經遺忘了這塊淨土。沒想到，它依然存在。

陽光笑了，鳥也叫了。雲來了，風也到了。你忍心辜負造物主這一個美麗的邀宴嗎。想想那一張張小臉蛋，也許不是最漂亮的，可能也不是最乾淨的。但却是最真的。孩子就是一片天，感謝這一次奇妙的約會。

依依不捨爬離暖呼呼的被窩，雖然昨兒個還擔心蟑螂會不會跑來湊熱鬧，老鼠大哥會不會來跟咱咬耳朵，這會兒却是頭離枕腳不離被。好不容易翻了個身卻叭噠一聲躺平，良心不停地對自己曉以大義，爲了一世英名，只好「慧劍斬情絲」。疊好被，喝一口沁心的山風，這兒豈止是鳥兒起得早，連太陽都起得早、山風也醒得早。瞧！孩子們不也嘰嘰喳喳在那兒叫嗎，書上說十歲以下的孩兒才有人的眞性情，能不能偷藏去一些年紀？今天也來做個眞性情的女孩。



也許是昨天的相處吧！大夥已經不在那麼生份了。活潑的小男生拉著你的手，攀上你的頸子，「老師、老師」的喊著。一不小心「錯亂」還以爲自己已經兒孫滿堂了呢！害羞的小女生也不會再像受驚的小鷄擠在一旁發抖了，她們會帶著羞赧的微笑用一雙清亮的大眼睛看著你，還不時回頭看看背上的弟弟。和他們談天最好的方式是先從背上的小弟攀交情。「好可愛，是你弟弟嗎？」女孩快樂的點點頭，右邊的小女孩興奮的拉拉我的手——「老師，他也是我弟弟。」那邊走來幾個高大、魁梧的男生，大概上國中了吧！試著以輕鬆、活潑的「造型」和他們談天，竟來個不搭理，儼然一副丐幫幫主—喬峰正氣凌人的模樣，大傷小女子我脆弱的感情。如何能甘心，試著再和他們聊聊，這會兒個個面露尷尬的笑害，你推我擠，喔！原來是小生怕羞啊！算了，饒了他們吧！這個年紀的孩子呀……嘻嘻。好不容易把孩子們「大部份」趕進夏令營場地，這以後的「造化」就要看主持人囉！

午后的陽光讓人有了較深刻的暖意。不過，遠方一片烏雲又教人忍不



山地醫療服務隊

住擔心，但願家訪的計畫不要受到影響才好。哇！終於「分家」了，看別人成雙成對心裡難免有些吃味，自己的拍檔又音訊全杳，只好找兩位同是"天涯淪落人"湊和湊和算了。「走囉！走囉」大夥兒彼此催促著。根據地理大師信得的說法，上部落就是該往上走才能找到的地方。那麼沿著這條坡路而上，必有斬獲才是。路上除了欣賞山巒之美和霧社的變幻外，更不時和迎面的村民打招呼。四、五十度的石子坡路，他們竟能如履平地，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。讓我們這些「老伙仔」不禁汗顏，偶而也有轟隆隆的馬達聲由遠而近，小小的車上載滿頗負盛名的高麗菜。繞過大半面山壁終於看到村落。快把問卷拿出來做最後的衝刺，家訪不要帶問卷就和考試"最好"不要作弊是一樣的道理。好啦！工作分配好可以開始關關了。

「小妹妹，妳自己在外面玩呀！媽媽在不在家？」小女孩害羞的搖搖頭，東尋尋西找找終於看到一位男士，眞是如獲至寶，爲了拉近彼此距離，咱三人一個箭步上前蹲在她的家門口（他正坐在門檻上）對他說明來意。誰知一步錯，整盤皆輸，我們就這樣蹲了三、四十分鐘，還好彼此相談甚歡，結束了第一戶家訪，得快找個地方塡問卷，這是公衛組特別建議的，說穿了，還不是大夥的漿糊腦袋有所顧忌。「福星，你的口才眞是愈來愈好囉。剛才你和鴻源兩眞有默契。」「沒辦法，一直等妳說話，你卻不吭聲，眞是反常。」福星皺皺眉說。「你們要我問的是家庭計畫耶！叫一個女生問男士，先生請問您做不做婚前檢查：打算生幾個孩子，您和夫人怎麼認識的……」「也對，眞的是很尷尬。」「算了，時間還早，再找一戶吧！和他們聊天眞開心。這回可要問個仔細，讓你們瞧瞧語梟大爺的厲害。」還好，這一戶女主人也在家，站在彼此都是女性的立場，兩人談起話來氣氛平和、正常了許多。隨著夕陽的黯淡和飯香的濃郁，是該回去的時候啦！揮別了上部落，卻揮不去許許多多的問號。難道眞如學長所說的，我們彼此間仍有差別、歧視存在，不是單方面而是雙方面的，因此，不僅是我們會有一種優越感作祟，他們也會在顯而易見的表面盡力模仿。就像方才男主人在每一個問題的答覆上總是以「和你們一樣嘛！」爲主旨。難道城市的生活眞是一種典範？在生活中除了謙虛外，是不是也該有份自怡和品味。



看過父親一雙厚實的大手拿著針線想穿過那小小的針孔嗎？也許是家，也許是為「她」所以有這種愛的心情，而這個仍帶著稚氣的男孩却也對一個不熟稔的孩子有了愛的心情……。

醫療組換站了。爲了不枉費這一箱箱苦求來的藥材、和醫師一片誠意。一群人浩浩蕩蕩往平靜出發囉！揮手和他們道別，在吵吵嚷嚷中心裡總有份不捨，就像連體弟兄突然分開，怎做怎地不對。營本部出奇的靜，只有兩、三隻小貓趴在桌上睡着。就像作家形容多日午後的懶貓悠閒的趴著，沈沈的睡著。唯一不同的——他們是吃壞的，可不是懶昏的喲！除了兒童夏令營還是不減的笑聲、叫聲外，今兒個的合作國小簡直就像睡美人故事中因咀咒而沉靜的城堡一般。據說，要破除這個咀咒，除非是鷄、魚、肉上桌。

擺好碗筷，個個已是摩拳擦掌。窗外還有幾個沒回家的小蘿蔔頭在那兒叫著：「老師好，老師……。」「快回家吃飯了！」這是初生的"笨"犢說的話。不過，他們還是應聲跑了。只有一個小男生，依然在校園裡盪來盪去，平均五、六分鐘在窗口出現一次。老師說：「他可能沒地方吃飯，父母出外工作了，家裡根本沒人。這孩子有些智能不足，可是很憨厚也很勤勞。」「嘿！跟我們一起吃飯好不好？來嘛，沒關係！」這是識途老



山地醫療服務隊

馬說的，小男孩掙脫開我們的邀請，搖搖頭離開，顯得很不好意思。

酒足飯飽之後，照例，良心又要自我鼓舞一番——把碗筷收拾收拾吧！也虧生活長用心，這垃圾還得分類。「生活也是一種考試。」有人如是說。正準備將垃圾丟進清潔袋，卻發現小男孩正站在門口，嘴裏啃著鷄骨頭。想著：奇怪，怎麼這麼快就吃飽了？一彎腰，他又從垃圾袋裏揀出一塊骨頭滋哩咔啦有味的啃著。「這是骨頭，沒有肉了，裏面還有菜，你來和我們一起吃嘛！」大夥兒盡量將音調放得平常，不過心裏的熱情和「兩兄妹」童話中那個想吃哥哥的巫婆一樣熾熱。「沒關係，我吃這個就好。」他顯然並不在意這鷄骨頭的"單薄"。「來嘛！裡面有菜，進來，進來。」這回大家可硬把他拉進來了。「沒關係，大哥哥要你進來，你就在這兒吃，吃完把東西收乾淨，知不知道？」正牌老師拍著他的肩說。他用力的點點頭。看得出他很眞誠，只是他不擅以言語表達，眞是餓得太久了，他也顧不得禮節狼吞虎嚥起來。振洋在一旁爲他挑魚刺，嘴裏還唸著：「吃慢點，還有飯，慢慢吃，別急……。」男孩偶而抬頭看看振洋的名牌，指著汪振洋三個字，露出一臉問號，「汪——振——洋」振洋指著名牌說。「汪……」男孩搔搔頭。「汪——振——洋」他很有耐心的再說一篇。「汪——進——洋」小男孩用力發出這三個音。振洋笑著點頭表示對了，他又開心的低著頭吃　第二碗飯。我猜，在他低下頭的那一刻，早已記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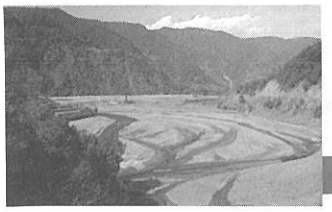


得那三個字了。待會兒他會很誠實的表示他忘了。又指著你的名牌：「嗯……。」因爲呀！我也告訴他不下五遍了——「張——明——惠」他仍然沒有記住。不過，他誠實、好學的精神却教人心甘情願一遍又一遍告訴他。

到了一個新環境的好奇沖淡
了別離的愁緒。走得輕鬆、
走得灑脫。却叫人在回憶的
當兒，湧起深深的歉意。

歡樂的時光容易過。這回決定不再用淚水洗分離的愁緒。應該是百感交集，應該是難分難捨，卻覺得一心茫然，也許因爲換站的關係，竟以爲明天還會再見面。唉！卻忘了明天大夥兒是在平靜集合。這兒的山、這兒的景、這兒的物、這兒的人，以爲早已熟稔。如今才發現仍有一絲無法相知的惆悵。揮手和夥伴道別，這個城堡又要沉默一天了。卡車沿路盪呀盪地，竟晃出一股卡通般的心情。讓你相信，這一路上你可以以任何一種形狀存在，不論是燒餅、圓球還是史努比應該會喜歡的大骨頭。

「走走走。」有人提議。的確，只有一天的時間。如果不到處走走似乎對"平靜"說不過去。想那些百香果、水梨已經唱了一年的"何日君再來"，怎好意思辜負她一番美意。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你最好相信經驗。跟前輩走吧！孩子們熱心的軋上一角。「這是我叔叔的果園。」一個



山地醫療服務隊

很有個性的小男生說。「你們看，百香果耶！」我們驚喜的叫著。「這兒有很多百香果，我幫你們撿，叔叔說梨不能採了。」「我們不採梨，只是來看看果園，在山下不容易看見喲！」老天呀！希望鼻子沒變長。好多的果樹，可惜沒有得到很好的照料。小男孩說叔叔最近家裡有事，所以……。「你們看，這綁了紅繩子才可以吃。沒綁的還沒熟，不好吃，不信，你們吃吃看。」小男孩一口氣拔了兩、三顆梨給我們。「嗯！這個好吃。」「還有，這裡還有。」男孩顯然興奮過度，把叔叔交代的話給忘了。「你叔叔不是說不要採嗎？」受了他的感召，或許我們該適時阻止一下。「沒關係，拿一些而已，不要緊。」這麼說，恭敬不如從命囉！兩個小男孩帶我們繞過林間小道。有些害怕，又有些新鮮。偶而兩個還會同時在草叢中消失，一會兒又出現在前方催我們快點。這兒是他們的「地盤」，他們大方的讓我們一同分享。短短的二、三個小時，我們像孩子一般盡情頑皮。

無須將青山畫在眉睫，
在我們心中自有一份壯麗。
也無須將清風梳在雲鬢，
在我們腦中早有了記憶。
雙頰的斐紅，
是來自胸臆的感動，
待來年，舊事填膚，
仍執意將好夢放擲於青山脈絡。

將入了檔案的記憶重新提出、過濾。愈思愈鮮明，愈回憶愈清晰。笑著對瑜黛說，不該寫遊記的。寫著寫著竟溢出滿懷情感和"一定再去"的盟約，不只一次提醒自己，不要抱太高的理想、不要有太多的憧憬，你只是爲自己攢一些回憶，並不能改變他們生活的點滴。但，一種無力的感覺，偶然還是會湧上心底。想起第一次見到合作之花時，那份"初臨貴寶地"的喜悅被破壞得體無完膚。看她"心裏有數"的裝瘋賣傻。眞想弄亂自己的頭髮，再抹一把泥土在臉上和她一塊兒大吵大鬧，讓她知道，自己是啥模樣。剛開始，的確是氣她，直到那一刻，大夥兒提到她的丈夫，她驚愕的眼神、失望的態度，教人好不忍心。我們深深觸及她的傷處。人常在極度絕望時對最貼切的環境低頭，而悲劇就發生在我們對「絕望」二字定義的不同，想到那冥冥中的差異，我開始同情她。感覺不再單純，它像一重重的波瀾，衝擊著。



孩子，是生活中最叫你動容的一群。清晨，睜開眼睛，他已在陽光下喚你，遊山玩水時，他總在前方等著你，家訪時，帶你走最快捷的小路。你有你的感激，他有他的得意，孩子知不知道什麼叫無聊呢？如果，我們不曾來到這兒，他們又是怎麼消磨這一個個日子。最讓人擔心的還是吃飯問題。這兒很多村民都是以農爲主，大人有許多時間必須在更高的山照顧作物。孩子們在家都是採"大帶小"的模式。每到吃飯時間總是幾家歡樂、幾家愁。好點的，還有奶奶在家、



山地醫療服務隊

或是媽媽把飯菜準備好了，只需熱一熱就可以。至於餓著肚子，早已不是啥新鮮事了。生活是一種藝術？或者就是一篇讓人又愛又恨的故事？

下山後，對載著蔬菜沿途叫賣的車有了特殊的感情。合作、平靜除了高山蔬果外，所有的食物幾乎都要靠菜車的運送，一輛不算大的卡車上，載滿林林總總的貨物。雞、鴨、魚、肉不在話下，就連孩子們吃的零食也都不缺。如果不是因爲這是食物的主要來源，菜車恐怕就難逃壟斷之嫌囉，菜車不是天天來的。雖然車上蒼蠅幾乎比貨物還多。大夥兒總是能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，不多計較，不是說嗎，生活成習慣，習慣成自然。除了菜車外，還有些零星分佈的雜貨店也是挺受咱們注意。禁不起饞蟲的騷擾，每天總是要找些理由到雜貨店報到一下。進了雜貨店，你才能了解自己的孤陋寡聞。這兒多的是你沒聽過的東西。有些甚至無法知道裡頭究竟是什麼美味。你必需不恥下問。才能恍然大悟。在這兒最大的汽水廠商是—美克達。廠名很新——沒聽過。至於味道嘛！還沒嚐過。

在基督教的信仰下，這兒仍罩著一層層神秘的面紗，許多人仍然相信冥冥中一股凌人的力量。在他們之中，巫術有它一定的份量。孩子們曾說合作之花就是受到巫術的咀咒，不過，在所有神秘的故事中最引人入勝的，是山崖邊的孩子面。那是一塊凸出於山崖間的石塊，形狀就像一個孩子的臉孔。傳說，很多機車經過那兒時，會有一股極強的力量吸引它往山崖靠近。聽起來叫人毛骨聳然。當然，信不信由你。我們總不至於爲此開辯論會吧！神秘也是一種美呢！或許，人們最相信的還是自己。

仁愛國中夏令營是一個句點。也是比較輕鬆的兩天。雖然，孩子說：有些部落間並不和睦。幸好，這種情況不曾在這裏發生。當初，也曾擔心他們會受不了一堂接一堂的課。不過，結果似乎蠻令人欣喜，他們大都能接受我們的心意。有了時間，心思就忙了。想起學長曾說的話，醫服的理想不在眼前，醫服的成效不是立刻。如果因爲大家對山地的接觸而能產生一份關懷。或許未來有人能成爲衛生署長，對山地多一份心意、作爲。那就值得了。也有人說：來這裡是爲自己留下記憶，在這兒自己所得比付予的還多。想想，不禁有些汗顏。這麼多夥伴中，誰對合作、平靜感覺最深呢？千萬別問，那怕祇是輕輕一提，大夥也會聊個兩天兩夜不能盡興。「待來年，舊事填膺，仍執意將好夢放擲於青山脈絡。」嗨！你能懂嗎？

